

芳草亭

传统文脉的当代觉醒与使命书写

——读《水调歌头·贺〈乳舟词〉重版》有感

◎ 黄 恺

黄伟慧老师的《水调歌头·贺〈乳舟词〉重版》全文如下：

水调歌头·贺《乳舟词》重版
才饮屠苏酒，又赋贺年词。
先生椽笔，吟帜高举树丰仪。
曾记当年酬唱，最忆杉青港上，谈笑沐春晖。
桥下碧澜卷，化作玉珠玑。
承白凤，步退老，与群黎。
绵延国粹，何惧霜雪染青丝。
更喜诗乡创建，赢得八方赞誉，骚客共擎旗。
文脉奋疏浚，砥砺正当时。

此词写于2024年农历新年正月初。黄伟慧老师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教育学会会员，首批嘉兴市文化特派员、嘉兴中共党史学会理事，平湖市史志学会理事、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理事等。

《乳舟词》是陆永祥先生的一本词集。陆永祥，笔名乳舟，1949年10月生。浙江平湖人，原平湖针织厂厂长，经济师，师从许白凤先生。周退密先生。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员，浙江省之江诗社秘书长，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平湖市诗词楹联学会（鹤湖诗社）会长。著有《乳舟词》《乳舟斋文存》等。新年初陆永祥先生准备重印此书。

黄伟慧的《水调歌头·贺〈乳舟词〉重版》以古典词牌为媒介，既延续了苏轼、黄庭坚等前贤的创作范式，又注入了新时代文化传承的使命意识。这首词通过时空交错的意象、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以及文人风骨与大众参与的融合，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觉醒与重构。全词以“文脉奋疏浚，砥砺正当时”为精神内核，既是庆贺一部词集的重生，也是对文化传承命题的深刻回应。

一、上阕：文人雅集的历史回响与精神象征

词作开篇“才饮屠苏酒，又赋贺年词”，以“屠苏酒”这一传统节日符号点题，既呼应新春的时序，又暗含新旧交替的深意。“先生椽笔，吟帜高举树丰仪”一句，以“椽笔”喻指《乳舟词》作者的文学造诣，将个人创作升华为文坛标杆，与苏轼《水调歌头》中“高处不胜寒”的孤高境界形成对照。随后，“曾记当年酬唱”至“化作玉珠玑”

数句，通过“杉青港”“春晖”“碧澜”等意象，勾勒出一幅文人雅集的诗意画卷。其中，“桥下碧澜卷”化静为动，以流水喻文思，既暗合古典诗词中“逝者如斯夫”的哲学意蕴，又暗示《乳舟词》的文本价值如珠玉般璀璨。这种对往昔酬唱的追忆，既是对传统文人交游模式的致敬，也暗示了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二、下阕：文化传承的群体叙事与时代使命

下片“承白凤，步退老，与群黎”三组意象，形成精英与大众的张力结构。“白凤”典出《西京杂记》，象征才情卓绝的文人。这里的“白凤”指许白凤先生。许白凤（1912—1997），字奇光，平湖人，诗人，生前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嘉兴市鸳鸯湖诗社副社长、浙江省诗词学会和浙江省之江诗社顾问、平湖市文学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平湖市政协之友社社员，并和周振甫、毛大风先生等于1995年5月发起成立平湖鹤湖诗社，为名誉理事长。“退老”可指隐逸的贤士。这里的“退老”指周退密教授。周退密（1914—2020），原名昌枢，191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早年曾任上海法商学院、大同大学教授，后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外语教学工作，参与《法汉辞典》的编写工作。1988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收藏家、学者、书法家、诗人、文史专家，工诗词、擅翰墨，精碑帖，富收藏，著有《周退密诗文集》（黄山书社出版，近100万字）、《墨池新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与宋路霞合著）、《退密楼诗词》《安享草阁词》等。“群黎”则代表普通民众、诗词爱好者。三者并置，既强调文化传承需打破雅俗壁垒，也呼应了当下“诗乡创建”中全民参与的实践。“传承国粹，何惧霜雪染青丝”一句，以“霜雪”隐喻传承之艰，以“青丝染白”凸显坚守者的执着，与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精神一脉相承，却更强调集体行动的决心。结句“文脉奋疏浚，砥砺正当时”，以“疏浚”喻指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激活，将个体努力升华为时代责任，体现了文化复兴的紧迫性。

三、艺术创新：古典形式的现代转译

1. 意象的时空重构

词中既有“屠苏酒”“碧澜”等古典意象，又融入“诗乡创建”

“群黎”等现代语汇，形成古今对话的张力。例如“桥下碧澜卷”与“文脉奋疏浚”中的“水”意象，既承袭了“逝者如斯”的哲思传统，又被赋予疏浚、振兴的当代内涵。这种转译，与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中“截断巫山云雨”的现代性书写异曲同工，皆以传统词境承载新事物。

2. 结构的虚实相生

上阕以追忆与赞颂为主，虚实交织；下阕由历史转向现实，层层递进。此种布局借鉴了苏轼《水调歌头》上片“凌空而起”、下片“返虚转实”的结构智慧，但更强调从个体抒情到集体行动的叙事转向。

3. 语言的雅俗共济

全词既有“椽笔”“玉珠玑”等典雅用语，亦不避“群黎”“疏浚”等平实词汇，既彰显文人气质，又贴近大众语境。这种语言策略，暗合当代“国粹传承”中雅俗共赏的传播需求，与黄庭坚《水调歌头》中“我为灵芝仙草”的孤高形成对比，更具包容性。

四、现实审视：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

黄伟慧老师此词不仅是文学层面的唱和，更折射出当代文化建设的深层命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碰撞中，“绵延国粹”如何避免沦为口号？词作通过“骚客共擎旗”“砥砺正当时”等表述，给出了答案：精英引领与大众参与并重，历史资源与现代实践交融。例如“诗乡创建”可视之为对民间诗词生态的培育，呼应了《乘槎诗词中的科技与艺术》一文中“科技与艺术互为支撑”的论述，强调文化复兴需扎根现实土壤。而“霜雪染青丝”的悲壮，则与黄旭华“深潜三十年”的奉献精神形成互文，凸显文化传承与科技报国同样需要坚守。

五、结束语：文脉疏浚的当代启示

《水调歌头·贺〈乳舟词〉重版》以词为舟，载传统之厚重，渡时代之新流。它既延续了古典词牌的美学基因，又以“疏浚文脉”的自觉意识，回应了文化传承的当代命题。在“诗乡创建”与“群黎共擎”的语境下，这首词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庆贺，成为一曲唤醒文化自觉、凝聚传承合力的时代强音。正如词末“砥砺正当时”所昭示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书斋，而在于以开放姿态融入时代浪潮，在疏浚与激活中焕发新生。

吾之书

乡土社会的文化根脉与教育启示

翻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如同推开一扇厚重的门，门后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乡土底色。我是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常常引导学生要从文本中寻找文化基因，而这本书恰似一把钥匙，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乡土”二字背后的人文厚度与当代价值。

血缘：文化基因的传承密码

《乡土中国》开篇即言：“血缘是稳定的力量。”这句话让我想起学生作文中常写的“故乡”主题。一位学生在习作中描述家中泛黄的户口本，籍贯一栏的“浙江温州”承载着祖辈的山村记忆——盘根的古树、泥墙的老屋、祠堂的族宴。这些细节与费孝通笔下的“血缘纽带”不谋而合。乡土社会以血缘为纽带，构建起稳固的宗族秩序，姓氏成为家族血脉的象征，祠堂则是凝聚亲缘的精神图腾。

然而，城镇化浪潮中，血缘关系正逐渐从实体走向情怀。我曾带学生探

讨“春节返乡”现象：为何父辈执着于清扫老宅、祭拜祠堂？答案藏在《乡土中国》的阐释中——血缘不仅是生理联系，更是一种文化归属。当祖宅荒芜、亲人离散，血缘便化作对土地的眷恋，成为代际间的情感密码。这份理解，让我在讲解《乡土情结》课时，能引导学生从文化传承的角度，重新审视“根”的意义。

地缘：乡土逻辑的现代嬗变

费孝通提出“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这一观点在当今社会尤为深刻。书中“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对比，让我联想到课堂上的辩论：一名学生以父亲经商经历为例，讲述同乡互助与职场规则的碰撞。父亲的企业中，同乡经理在生活中给予关照，却在工作中严守契约精神。这恰是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向现代“团体格局”过渡的缩影——人情与规则并存，传统与理性交织。

在教学设计中，我尝试将这一理论融入《雷雨》《茶馆》等剧本分析，让学生观察旧式家族伦理如何被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冲击。学生逐渐理解：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并非简单的文化断裂，而是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调适。正如费孝通所言，地缘关系的本质是“流动的乡土”，它既保留互助传统，又催生新的秩序，这正是中华文明韧性的体现。

乡土教育：在传统与现代间架桥

最触动我的，是书中对“文化自觉”的呼唤。费孝通强调，乡土社会的研究需“从实求知”，这一理念与语文教育的核心不谋而合。在“非遗进校园”活动中，我带领学生体验草木染工艺。当靛蓝在棉布上晕染出山水纹样时，一名学生感叹：“这抹蓝色和奶奶的蓝印花布一样！”传统技艺的“新生”，恰是《乡土中国》所言“有生命的文化”的生动注解——它不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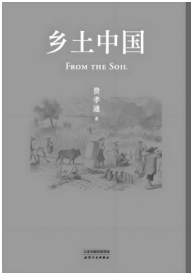
流动的、可再生的精神血脉。

我常在课堂上引入《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国村落》等纪录片，让学生直观感受乡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一名学生在读后感中写道：“老匠人的一针一线，连缀着过去与未来。”这种体悟，正是费孝通所期待的“文化自觉”。作为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唯有引导学生理解乡土的“根”，他们方能以创新之力，让传统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结语：守护乡土，即是守护文明的初心

重读《乡土中国》，我常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乡土不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原乡。书中对血缘、地缘的剖析，对礼治与法治的思辨，为当代青少年提供了认知文化根脉的坐标系。

作为语文教师，我愿做一名“文化摆渡人”——带学生从费孝通的文字



《乡土中国》
推荐人:孙雯琼

中读懂乡土，从老宅的砖瓦间触摸历史，从蓝印花布的纹理中看见未来。因为教育的真谛，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唤醒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与敬畏。唯有如此，文明的火种才能跨越时空，在年轻一代手中生生不息。

红楼漫谈

从乡野到朱门：一个农妇眼中的红楼百态

◎ 袁诺珏

刘姥姥是一个不起眼的乡村农妇，却在《红楼梦》这个宏大的故事中大放异彩。《红楼梦》全书不仅将刘姥姥塑造造成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典型代表，还通过刘姥姥的视野尽显各阶层的生活百态。那么，刘姥姥在整部小说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就该问题对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展开简要分析。

一、故事的启幕人

《红楼梦》第三十九回中，凤姐给了刘姥姥二十两银子和一吊钱，刘姥姥为报答恩情将秋收的蔬果送至贾府。贾母得知后，以想与积古的老人说话儿为由，邀刘姥姥相见。刘姥姥一到大观园便知贾母地位超然，于是她想出三个故事来讨贾母欢心。第一个故事是雪中抽柴。故事讲的是：在一个深冬，天气极寒，一个油头红袄白綾裙子的姑娘在外头抽柴草。不难看出，“雪中抽柴”谐音即为“薛宝钗”，“油头红袄”是喜事的穿搭，“白綾裙子”却为丧服的一种，刘姥姥把红白两事的服饰融合在一起，为第八十回中宝、钗大婚与黛玉泪尽而逝两事不约而同地相撞埋下伏笔。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因天天吃斋念佛感动了观音菩萨，竟来得子，有了一个孙子，但孙子却在十七八岁时死了，后来又有了一个孙子，如今正三十四岁的年纪，聪明伶俐。这段故事恰巧与《红楼梦》中贾珠早亡一事相重合，那么这第二个孙子说的就是宝玉了。原文中写道“这一席话，实合了贾母、王夫人的心事，连王夫人也都听住了”。

第三个故事说的是：有个老爷，没有儿子，只生

了一个名叫玉的小姐。小姐知书达理，老爷太太爱如珍宝，可惜十七岁时得病死了。因老爷太太思念不尽，便盖了祠堂，塑了茗玉小姐的像，天天供奉香火，后来就化作了那雪中抽柴的姑娘了。这段故事与第一个未完的故事悄然连到了一起——没有儿子的老爷，草字头名玉的小姐，这说的就是林黛玉。刘姥姥这个故事将钗、黛合一，正应了这句与钗、黛二人相关的人物判词：“可叹停机德，堪怜咏絮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脂砚斋》有评，钗、黛是哲学的一人，二者并不矛盾，宝钗恪守封建道德礼教，而黛玉外在形象出格，作者曹雪芹运用幻笔的手法描绘了世人的两面性。

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草蛇灰线，人物命运、家族兴衰早已伏脉于千里之外。刘姥姥的每句话都准确地预言了日后贾府的兴衰、揭示了宝黛钗三人爱情的悲剧结局，是故事真正的启幕人。二、故事的表演者与观察者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就引来欢笑声。凤姐戏弄刘姥姥，在姥姥头上横七竖八插了一头花；刘姥姥走在路上，不小心滑倒，众人不扶反笑；吃饭时，凤姐有意拿了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筷子给刘姥姥，让刘姥姥去夹鸽子蛋；刘姥姥吃饭高声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时，连一向端庄的宝钗也忍俊不禁。后来，凤姐让刘姥姥别多心，说大家取乐罢了，刘姥姥忙忙笑道：“姑娘说那里的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有什么恼的？”可见，刘姥姥是有大智慧的人，她从贾府获得一定好处，便在大观园逗大家开心起来。

她看似被戏耍、玩弄，实际她也在默默地观察

每个人情绪的转变，随他人情绪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表演，从一个表演者转化为观察者。

与此同时，作者借助刘姥姥观察者的视角为读者展示了大观园的内部结构与人物的性格。例如，刘姥姥首先来到探春的房间秋爽斋，映入眼帘的是大理石大案、名人法帖、花囊、对联、大鼎等物，一眼看去十分开阔、疏朗，暗示着探春腹有诗书、敢作敢为。再者是宝钗的房間蘅芜苑，房中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宝钗简朴、恪守封建道德的一面全然展现。

三、故事中的墓位者

从凤姐插花开始，到刘姥姥把牌坊上“省亲别墅”四字认作“玉皇宫殿”从而下跪磕头，到刘姥姥醉卧怡红公子床上，刘姥姥嬉游大观园的故事最终落下帷幕。《脂砚斋》有言：“通部情案，皆必从石挂号。”贾宝玉是大观园中青春儿女的枢纽，与众人建立起密切的联系。那么，刘姥姥进大观园醉卧怡红院是否可以看作是对宝玉角色的一种墓位？换言之，刘姥姥是在代替怡红公子贾宝玉完成一个伟大任务——怡红。宝玉千方百计想让姑娘们开心而不得，但刘姥姥一进大观园就逗得姑娘们开怀大笑，几都笑到失态，也是全书中姑娘们笑得最彻底的一次，这是怡红公子所达不到的高度。元妃省亲入大观园时，伴随着的是哭声阵阵，长辈紧张不安，小事动不失机，排场铺张至极，而刘姥姥游大观园时，欢声笑语阵阵不绝于耳。刘姥姥可以说是贾府接待过最卑微的客人了，但她却给大观园的青春儿女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喜悦，大观园儿女最纯最真的性情就

此显露，是刘姥姥的“墓位”带来了这一番欢乐的景象。

四、故事的闭幕人

刘姥姥三进荣国府时，贾府已迎来末世。而巧姐的狠舅奸兄为了钱财将巧姐变卖勾栏，刘姥姥看到这一切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变卖家产田地赎回巧姐，在那时田地可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正是应了这个“巧”字，刘姥姥领略贾府的盛衰正是从巧姐开始的，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就误入了巧姐的房间，房间及其奢华，这让她领会到了贾府的繁盛。第四十一回中，板儿的柚子与巧姐的佛手互换，暗喻了巧姐和板儿的未来姻缘，《脂砚斋》批语“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最后三进荣国府时，刘姥姥真正见证了贾府的衰亡。可以说刘姥姥亲眼见证了贾府由盛转衰的历程，《红楼梦》的故事从刘姥姥开始也从刘姥姥结束。

五、总结

人的一生有许多需求，大致可分为两类：生活上的需求和精神上的需求。刘姥姥面对生活的贫困，放下身段来到荣国府打秋风，获得了二十两银子和一吊钱，满足了生活上的基本需求。同时，刘姥姥又超越了普遍人性，她善良机敏，知恩图报，最重要的是在贾府败落、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二话不说变卖家产田地救下巧姐，在苍凉大地上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一个“义”字，实现了人生价值的飞跃，体现了人对精神需求的最高满足。刘姥姥既非达官显贵也非名门望族，只是普通底层百姓之一，她却展现出人性精彩的一面，是《红楼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角色。